01 破病有夠艱苦的

洪素琴

我讀幼稚園的時陣，有夠歹育飼，身體荏甲磕袂著就呿呿嗽、發燒、頭殼疼，啥物款的感冒對我來講，攏袂生份，行醫生館親像咧行灶跤咧。

會記得半年前，有一工放學我行到半路煞烏天暗地，一目瞈仔透大風、落大雨，欲覕都袂赴，規身軀淋甲澹糊糊。轉去到厝，規个人吆吆掣，害矣！我閣感著矣。規身軀軟菠菠，袂輸去予別人霸占去仝款，毋但嗽甲五臟六腑強欲吐吐出來，頭殼嘛疼甲強欲必開。我干焦感覺眼前烏趖趖，敢若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仝款。

半暝仔睏醒，目睭擘金。欸！這是啥物所在？眼前所看著的：白色的眠床、白色的被單……，阿母閣覆佇眠床邊，我的手插一枝射針，原來我閣來病院報到矣。

想著家己日時佇運動埕猶閣活跳跳，佮同學咧拍球、走相逐，這聲煞袂振袂動，欲迫迌、欲耍手機仔攏無氣力。我佇病院蹛幾若工，頭一兩工我瘦骨輪，疼骨節，艱苦甲毋成食、毋成睏，規个人消瘦落肉。

有一工阿母接著一通電話，共我講伊欲去公司一逝，連鞭就轉來。伊干焦離開一點鐘爾爾，我佇這點鐘內底，瘁呴夯起來，規个人喘甲誠艱苦，若像去予大粒石頭砧牢牢咧仝款，我欲哭無目屎、欲吼無路來。若輪著阿爸來共我照顧的時，伊會講故事、講笑詼，我定定予伊弄甲一直笑。伊講的故事佮笑詼會當治枵兼治病，予我煞袂記得家己是病人。

我佇病院精神的時，定定會聽著半暝仔有病人咧哀爸叫母，若像去予人凌治仝款。不時會看著一寡老歲仔人，規肢手烏青兼凝血，親像去予人苦毒仝款，有夠悽慘的！看著遮濟可憐代，雄雄感覺家己的病無算啥物，家己愛堅強起來。

每擺我若破病，阿爸、阿母就愛共公司請假，照輪來病院共我照顧。親情五十不時來病院共我看，希望我會當較早出院。雖然破病的時陣有足濟人來共我關心，予我感覺真溫暖，毋過破病的滋味真正無蓋好，閣愛麻煩遐爾濟人，我想猶是莫破病算較會和啦！

02 阮小妹

許阿派

人講：「一个囡仔較鬧熱三个大人。」我 uân-á[1] 有這種感覺。我有一个三歲的小妹，目睭圓圓大大蕊，生做有夠古錐的，阮攏叫伊阿 mē 仔，雖罔細細漢仔，猶毋過有影是刺耙耙。

我和伊差三歲半，伊相虎、我相豬，我定定予伊欺負。見擺若是為著小可仔代誌咧無歡喜，伊就會起呸面，這時我就會走敢若飛咧，萬不二走傷慢，定著會去予伊修理甲糜糜卯卯，正港是「相罵無揀喙，相拍無揀位」。所擺我常在共阮母仔講：「是按怎愛有小妹啦？我足想欲做孤查某囝，足想欲阿爸、阿母干焦照顧我、愛我就好。」一直到有一擺發生一件代誌，我才知影講，窮實我是誠疼阮小妹的。

彼工阿爸佇灶跤咧煮食，阿母佇房間咧摺衫，我和小妹佇客廳咧扮公伙仔。啥人知影一下無注意，伊捎一支鉸刀，閣佇膨椅頂懸趒來趒去。看伊按呢，我實在是緊張甲心臟強欲跳出來，連鞭喝講：「阿爸、阿母！緊出來啦！阿 mē 仔擲鉸刀咧耍，足危險的呢！」凡勢是抽油煙機和電風開傷大港，佗攏無聽著。就佇這个時陣，小妹踏一下無好勢，就對膨椅頂摔落來，我驚彼支鉸刀會去共伊揍著，就三步做一伐，縱去共搶過來。好佳哉搶有著，若無，代誌會變做啥款，我是連想都毋敢想。

阿 mē 仔無定著是去予我的反應嚇驚著，坐佇塗跤那吼那喝講：「阿爸、阿母，阿姊搶我的鉸刀，叫伊還我啦！」這擺我看阿 mē 仔那哭那欲共我拍的款，我煞親像「七月半鴨仔，毋知死活」，毋但無旋，顛倒是笑出來。阿爸和阿母憢疑講今是發生啥物代誌？尾仔佗才知影講，我是驚小妹會著傷，才無顧家己的安全，拚性命欲共彼支鉸刀搶過來。

彼工欲睏進前，阿母共我攬咧講：「阿海啊！你已經大漢矣，會曉照顧小妹，誠有做大姊的範呢！」我共阿母應講：「因為伊是阮小妹啊！無惜伊是欲惜啥人啦？」自彼工開始，我知影我會疼惜小妹一世人，因為伊是我上愛的姊妹仔。

---

[1] 閣唸做 uan-ná

06 苦瓜哪會苦

蔡靜慧

阮阿爸上愛食苦瓜，像苦瓜蔭豉仔、鹹卵炒苦瓜、魚脯仔炒苦瓜、苦瓜封佮苦瓜排骨湯，只要是苦瓜的料理伊攏真佮意。

自我捌代誌以來，飯桌頂三不五時就會有苦瓜的料理。拄開始干焦阿爸會去夾，我佮阿姊是你看我、我看你，無去共振動著，阿母是加減夾兩塊仔來食，彼盤苦瓜定定攏予阿爸食甲空空空閣喝食無夠。我佮阿姊攏誠憢疑：苦瓜敢毋是足苦、足歹食的？是按怎阿爸會遐爾仔愛食苦瓜咧？阮仙想都想無。

有一擺暗頓竟然有苦瓜封炕湯，我和阿姊看著隨面憂面結，想講這聲無湯通啉矣。想袂到阿爸煞攑湯匙仔刣苦瓜封內底的肉豉仔囥佇我佮阿姊的碗裡，對阮講：「這苦瓜封內底的肉豉仔袂歹食，試看覓咧。」阮兩个隨攑箸夾起來食看覓，食一喙滋味誠實袂穩呢，就直直頌頭講好食。這个時陣，我問阿爸：「阿爸，苦瓜封的苦瓜敢袂苦？是按怎你哪會遮佮意食咧？」阿爸聽煞就笑笑對阮講：「苦瓜哪會苦？誠好食啊！無，這馬恁食一塊仔看覓咧。」雖然食著小可仔苦苦，毋過吞落去，嚨喉煞感覺甘甘，想袂到遮特別，根本都無像阮所想的遐歹食呢！阿爸看阮的表情閣講：「苦瓜有特別的苦味，食了會回甘，嘛會清熱解毒、降火氣、助消化，對咱的身體有好無穩，恁會當慢慢仔食看覓咧。」

自彼擺過，阮沓沓仔開始接受苦瓜的料理，雖然無像阿爸遐爾仔佮意食，毋過我佮阿姊若看著苦瓜就袂閣再憂頭結面矣。有一改我和阿母做伙去菜市仔買菜煞看著青色的苦瓜，阿母共我講彼是山苦瓜，若是提來炒鹹卵就變做餐廳的料理。我就請阿母買一條轉來炒。鹹卵會共伊苦 iám 苦 iám 的味壓落來，食著誠佮喙，確實佮白苦瓜的滋味無閜款。

到今苦瓜佇阮兜猶是定定有的物配，會當和阿爸、阿母同齊享受苦甘的滋味是上快樂的，伊袂閣是我和阿姊的「烏暗料理」。苦瓜的滋味，阮已經食慣勢矣，苦瓜的料理攏好食呢。

苦瓜敢會苦？袂啦！